

大字圈
點註釋

三十六子全書

管子卷第十二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侈靡第三十五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按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言山不童而材木不可勝用也

按跣言奇物體不具也

言古者刑不加大夫若諸侯犯罪令其一足有履一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高澆古質而今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

獨出人也倍帝倍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

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

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

足行者不出百里而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跣一跣屨而當

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

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

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未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

管子 卷十二 唐司空房玄齡注 短語九

一足無屨以恥辱可以當死也
今周公之刑法雖詳有斷指之罪斷足之罪充滿於獄使不致枉法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法簡而治令人法詳而不治也
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

既種人之生植穀物君則從而毀奪槩盡之所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以養有不足人既情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未作
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之域則倍克以前為然也
大昏也博夜也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問曰興時化若何其理若何也
莫善於侈靡侈靡

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為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
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也
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

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未業貴未業若此者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鑿故為陰之陽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
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為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
其化如神言珠玉能致水故曰如神也
故天子藏珠玉

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
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強智雖矜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積於強智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
政與教孰急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
管子曰夫

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悲悼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
喻教者憂人之諄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藹之靜不令見其威容人亦為之傷悼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
諄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諄躁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而強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

按別本注
德化可以
眼人則必
死於化矣

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既動則自然使人思之人所生

狂教之始也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人使人思之既思之

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

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賢者少不

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

於為政少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

用為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

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使人斯太平之先

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速竭平而不流謂水也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速也

也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愛而無親則流

也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

也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

也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

也中此但為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也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敢絕祀

也懷怨以取國故曰危本不稱也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敢絕祀

按罷至樂
謂耳倦絲
竹也

行論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

君皆囊而藏之故有賦亡之禍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

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行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

也導而勿失故可以王也何如也

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

珠玉以賞士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以斷是非仁以好任

故士可親也謂好為強以立斷以斷是非仁以好任

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百姓不天厲厲疾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

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而制難以王矣

問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忽然而化去故而變而足以成名

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

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應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應風雨而種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苞天地首出庶物

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稅

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

能變亦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

故不民死信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則利竭故死

益弊也者家也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入之所重而行之

則當革也吾君長來

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

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賦以充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

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今贍願然後可用也

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則君之不能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

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

而雕卵然後淪以灼之雕橈力道然後爨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

不處趨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并貧者而為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

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所兼則怠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為之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

畜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

輟之既使之多所費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令得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之繫之于必伏

而破產以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以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先財

物以射春秋之利今有禱禮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禱禮於我時舉其強者以則官自收而消也

譽之富而又強則為之作聲強而可使服事服事也強者必成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則令辯繁辭

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廉以標人使富而清廉則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

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却若不能

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尊禮而變俗則當變之俗

之六者乃流移而從故法而守常守常故而不革也駟馬之壯健者怯惡者此謂

信而賤文用故賤之寡好緣而好駟必亂故奔之喻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此謂

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

也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

故死教定而威行其鋒故威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

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盛則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

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不能兆其端者蓄及之來事之端不知其兆者故緣

地之利緣順承從天之指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以舉事則死也天開國閉辱能

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網也知能順地之利則承從

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夫人同逆天舉事故公事則道必行無擁故

其道必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奈其孽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

謝過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學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

家小害以小勝大因此小損以勝大災員其中辰其外既以謝過入當員中心

時散其積。積者立餘日而侈。靡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多醴財有所散。因而用也。

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縣人有主。謂收之。

繫屬也。言欲繫屬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然而不治積之市。謂

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積。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其

積之上。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利。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

處。利積多者。百姓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

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視其不可使。因為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

文武之材。人不任作役。若此者。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盛譽之名者。則好而

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獨與之名。事未道

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眾共言此。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

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

後其名者。之為自贍。後之是為自贍。不憂國也。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位則

心故國。疏貴戚者。謀將泄。疏貴戚。則有外。母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之人所

者。也。今而仕之。其心。母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大臣得罪。勿出封外

按別本注
宗族國之
藩屏若毀
之則國弱
兵寇遠而
不畏也

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

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者是者必從是器亡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其物而不

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器敗而亡乎器即奠宇也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雖堯守

藏不施必亡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

不理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

也此謂弑君之事其既立而後壞民已聚而散何也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

也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素積故也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求遠者兵不信

謂篡弑欲來遠者必謹於附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

近然後遠者來信也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故不畏也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疏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

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故不畏也國小而修

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強用此大王

不恃眾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宜父為秋所攻乃去幽之

可夫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大王雖有眾不恃

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

管子 卷十二 五 埽葉山房石印

按此以下
至雖有聖
人惡用之
皆錯問也

按污殺之
事人尤言
屈已下人
也雖有聖
人惡用之
言不下人
則諸侯不
至雖聖人
亦無用也

時賢者居上為儀。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君臣掌

而已。非能有所益。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君臣掌

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

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上賢者亡謂用上之而已而役賢者昌

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謂用上之而已而役賢者昌

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聚宗以

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

置之欲人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中寢諸子

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

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

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

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女言至焉不得毋與汝及若言至謂吾欲致諸侯

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自吾不為污殺之事

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污殺言然人必有所污殺染裁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

服諸侯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能摩故道新道定

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國貧而

鄙富宜美於朝市國

言國朝貧而鄙遠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苞宜財貨遺朝以市權利也

國富而鄙貧莫盡如

市

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知也

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

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

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

善而未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

得

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

必待賢能百夫無長不可臨也

無

千乘有道不可修也

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

為

萬人讎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林莫

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百蓋

不

倒千自伐故無有伐而不得者也

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百蓋

無

築十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

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

者

為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

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上

下

而有之此萬代一事之時也

萬諸侯鈞萬民無聽

位

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

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

約

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

道若此者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為政不違於

取

夷吾以替者

公曰何若

為

有此道也

對曰以同

神

不明

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

也

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

先立法象與人定期故為禱

財而重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

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智謀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則說而爭依於己。

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識之意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

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請問為

邊若何。問所以防禦邊寇。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伺隙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故不可以

常智。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今人未當

自亂。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之

已上公問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

之辭也。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

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獲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候人不可重

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之來入國者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

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有私且無私則意成故能為

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

無萬世之實不能。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使其

成萬世之國也。以動者也。

小。毋使其大。弃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今非理使之故曰弃國寶也。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

寶。使其小。可以為道。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能則專。專則佚。此則舉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實矣。能則專。專則佚。

使得其能於事。必專。專則功成。故伏樂也。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梯也。謂鑿椽以為梯。凡欲踏越高遠。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喻成功。能官則不守而不散。官謂防禦之國。四國也。

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官則不守而不散。能謂防禦之國。四國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官則不守而不散。

寇難若無官直欲。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眾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守之其眾必散也。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眾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

君子者。勉於紕人者也。君子者德名之稱。故但非見紕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

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而生矣。今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

才。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重

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則以為國。輕以為死。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

去而人散。故國逾。則以為國。輕以為死。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

貧而用逾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請問先

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

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強必德之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弱必免也。

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

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所橐者遠矣。橐貨而置民。所爭者外矣。當遣之外也。明無

管子
卷十二
八
當遣之外也。明無

管子
卷十二
八
當遣之外也。明無

端葉山房石印

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

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此

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亡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禮義者人

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

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使人君不安者

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屬際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

則邦國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姦凶之事先

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

也。人所以為君致死者則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

神而遠熱交禱者不處。兄遺利者交禱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

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夫事左。謂人君行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

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

法故名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天地不可留故動

化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停故動是故得

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猶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